

吳門薛生白
吳正功重校

溫熱暑疫全書

庸德堂藏板

人秉天地之氣以生。上感天地
之氣以病。蓋氣有邪正。得其正
而生長收藏以資之。得其邪而
疵厲災沴以侵之。夫天地之邪氣
天地之病也。天地病而受其氣
者。安得不病。於是醒賢挺出。輔
相其間。軒岐而下。傷寒卒病雜

病論則有南陽張仲景西醫中
之大成。惜乎頻遭散失。遺經不
完。後之墮者。各就其所長而
裴明之。惟溫熱暑疫。乃氣中
之太過。不及。與所積。異氣使
然。非無人言。然擇焉不精。何
焉不詳。類皆於邪氣感發表

裏寒熱混淆不清。豈能使後
學觀之。明若暗室之炬。夫傷
寒之邪。由皮毛而感之於外。溫
疫之邪。從口鼻而直入於內。不
察乎此。而概投以發散之劑。所
誤實多。唯吳又可窮究入微。
曲盡其變。如治時行。用達原

飲可謂發前人所未來獲矣。
周禹載相繼闡述其義益彰。乃
世之醫者。勇於自是。度而不讀。
何也。余生長隴右。地方遼闊。豈
止十里無醫。是以矣。世家訓。凡
子弟能文之後。於誦讀之餘。即
窮究斯道。余惟不敏。承先君

命

子教之頗解此理久欲闡發其義
編成一帙以示子弟然自並仕以來
簿書鞅掌不暇及也適奉

北輯

又似不是周輯矣

移守吳郡萍潏士一瓢吳子硯
成溫熱暑疫全書蔣子率

齋為

校而刻之

清序於余

退食閑之

實獲我心

且歎其損

繁益簡歸於至當三子之用心
可謂仁矣。按是書周禹載以吳
又可為粉本而脩飾之。國有
裨益於世而今又得一人為之
論定一人為之潤色一人為之
校刻。居然全璧也。余向有是心
而不遑削藁。今得此成書。有不

樂為之序乎因書數穆以寄
其首云

乾隆十九年歲在甲戌春三
月平江太守隴右趙西文山
氏題於郡齋



春溫自是溫熱病中之一病以其發於春時
謂之春溫。春氣升冬時則伏邪之氣溫因時立
名。發熱而病初一兩劑盡以清溫熱為度
分作四日送將溫病專房之春而於盡此外
之溫遂可溫經為度也。不知溫之有溫中者
寒而法溫疫之方也。是法溫熱之方反所老君
神以救至教。子洪方時一紙幸無憾也。有云
荷金者。至穢好毒之病。情不識寒。疫之肺腸
自盡。傷於此種歧中之歧。實而易知。知者非余
亦不難。以誤。以指。以謬。也。大是法。法竟并法。

自序

醫之道難矣哉。凡病傷寒最重。溫熱尤烈。傷寒僅在
一時。溫熱暑疫每發三季。爲時既久。病者益多。苟不
明其源。溯流不得清也。不辨其類。療治不得當也。則
溫熱暑疫皆熱證也。燎原之下。竟乏清涼。一滴入無
今昔性有異同。神酣往聖。志切琳瑯。俊以一隙微明。
靜中索照焉。夫上古聖人。首重色脈。以營之。未交已
交。定人生死。片言已畢。中古聖人。耑論穀氣盛衰。定
人生死。片言已畢。仲景叔季聖人也。旣立方論。復出
不盡之藏緯。以膀胱之傷與絕。定人生死。先後合符。

此方不誤也
 執之者僅以
 溫散者以
 後有定度
 一症用此
 方方故也

了無剩義矣。仲景於傷寒論中，白虎等湯是其治也。後之學者苟能引伸此意，便可變化不窮。神明千載不能細察其理，反執以為治傷寒之法。蓋思本湯既無外解之功，又無內奪之力。聖人立法果何謂乎？自晉以來，疑鬼疑蜮，陋沿無已。如崔文行解，用白朮烏頭細辛桔梗四味，更加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加螢火名務成子螢火丸。熱藥相投以火濟火，誰其辨諸？如仲景書謂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而渴者為溫病。朱肱活人書謂發熱惡寒，頭疼身痛者為溫病。已悖聖訓矣。又云春秋發斑欬嗽。

白
部
之
山
石

爲溫病。至風溫治在少陰。其所立五方。如葳蕤湯。知母葛根湯。防已湯。栝樓根湯。葛根龍膽湯。風火相熾。燔灼無休。復改聖散子。仍用附子。表裏香燥同之。東坡先生在黃州時。頗稱其效。豈知朱肱已三易其方。用敗毒散而遠熱藥。然厥功奚減。厥罪與氏謂傷寒壞病。更遇溫熱爲溫病。潔古老人傷寒名家也。其子雲岐以傷寒過經不解者爲溫病。指叔和之言爲仲景之文。趙嗣真謂仲景云。重感異氣。變爲溫病。汪機謂仲景云。遇溫氣爲溫病。遇溫熱爲溫毒。竟不顧聖經之載於方策者。何曾有此一語。巢氏病源遵崔文

劉河間
嘉言之下
何可與
難字

行解散法。一日用摩膏火灸。二日用鍼解散。三日復汗之。四日用藜蘆丸。瓜蒂散吐之。五六日解未了者。復鍼之。七日熱已入胃。雞子湯下之。遂使龐安常自撰微言。一以和解爲主。奉爲靈寶。少移則蹶。巢龐比匪何極。李思訓亦宗和解。王海藏稱其當。宋全盛明哲莫踰。擬非其倫矣。丹溪長於溫熱。善用涼藥。溫熱遇之。自能解散。要非有斟酌於其間也。東垣不善外感。長於內傷。乃從內經悟出冬溫春溫二義。誠暗中一大炬。嘉言極口歎頌。真先得我心者矣。迨劉河間傷寒直格於熱病。每多入理深談。然混在正傷寒。

仲景以福
五種傷寒
本以溫熱
溫溫同列
陽中別河間
為及同知以
以則更有一
人欲知之下
符以河間為
溫熱之傷寒
中淺力為
在河間中
在河間中
在河間中

中在人眼光採擇不免金屑雜於泥沙者歟至明季
方中行著傷寒條辨可謂直登仲景之堂獨開生面
惜其論溫熱亦分陰分陽似可用熱遂為嘉言所宗
嗟乎病名溫熱自需寒涼乃千百年來盈庭聚訟无
後支吾陽春寡和於漢庭墳簞迭奏於晉室良由來
派不清復無面牆體認誠習焉而不察耳不然豈諸
公各自名家乃甘悖聖矩如是耶若夫夏月暑證即
金匱中濕喝氣蒸之病也潔古東垣以動靜分陰陽
動而得之為陽用白虎靜而得之為陰用大順冷香
諸劑豈知夏月果果炎威有陽無陰動靜不甚相遠

惟多食冰果冷物及恣意房幃致傷太陰少陰者熱藥可以暫用豈得視溫熱之味爲通行之藥乎漕憲北海林夫子爲一代偉人醫學宗匠俊立雪程門三五年間極蒙提命因授所刻明計部張鳳達治暑書申明理蘊精確不磨雖有小疵不掩大德誠可振聾聵於千古者也至叔和云四時不正之氣感則爲疫不知非時不爲厲氣僅爲寒疫而大疫之沿門闔境傳染相同者允在兵荒之後尸濁穢氣充斥道路人在氣交感之而病氣無所異人病亦同所以用令於孟春掩骼埋胔不敢或後者聖王早慮及此固非徒

仍幸以新
內有數處
可少知

澤及枯骨也。後世治疫之法，未有定見。如嘉言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漚，疏逐解毒；下焦如瀆，決逐解毒。俟其營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暗長於未盡之時。此固不易之論。然求其反覆盡義，變態直窮者，舍吳又可之言，別無依傍也。俊幸生明備，不安苟且，日引光明之藏，志披榛莽之途。輯仲景傷寒論三注、金匱補注之餘，先將溫熱暑疫四證釐訂經文，采集方論，無背聖法，有合病情，各自成帙，蒙藩憲丁夫子因戊午年時疫盛行，憫編戶之疾苦如痼癰之乃身，遂下詢疫所自始，與所爲治，惻然嘆曰：嗟乎，安得

明此理者數十輩循行救治俾在火輪火樹夢魘
遇者一旦提置冰山雪竇之中笑止飲醕醕而稱快
哉命急付棗以公同志康熙己未辜月吳門周揚俊
禹載識

大約此年之疫自是法疫不虛空疫故為
新之主定法此處乃所法若遇空疫之年仍主
此法則翻空而疫之病又危矣蓋救法既有
執定空此也症疫有法有空此也法與症
之所為分溫與疫之所為而辨者為此也